

# 六十年的变迁（上）

# 第一章 如此家庭

## 一 商人养骄子

老远就可以看到高入云霄俨似屏障的连云、幕阜两大山，长约二百余里、滔滔不绝地流下汨罗江口的一道河。若干峻岭和平原，盛产出口外销的茶、麻、油、纸，商业很繁盛。稻谷和红薯，供应本县七十来万人口的食粮也还有余。这就是距湖南省会长沙约莫二百里的平江县。它管辖东、南、西、北四乡，县城分东、南、西、北四街。比较稍大一点的商店，全是油漆铺面，金字招牌。一天到晚，来来往往，满街尽是人。还有丁丁当当，一片敲银洋数铜钱的响声。从反太平天国时候起，这个地方，曾经产生过很多反革命的文武官僚、大地主。拥有田租几万担的十几家，几千担的几十家，几百担的无数家，土地相当集中。秀才、举人和出外当幕的很多。从咸丰、同治到光绪时期，这是一个地主、官僚与商业资本势力极雄厚的地方，也就是后来革命斗争最残酷最长久的地方。

光绪十三年，季交恕出生在这个县城里。他的爸爸季晚和，由店倌出身，跟着他的伯伯季昌志，现在百万富商兼大地主全义生总商号的老板凌尚琴手下，当上了一名总管事，在总经理季昌志主持下，掌管平江、汉口、长沙各分号的进出口生意，并从中搭有股份。在交恕还没出世以前，虽则分居各灶，没有田地，然而近几年来，合伙搭红茶生意赚了钱，共有资本十来万，兄弟情厚，不大分什么彼

此。

季昌志现在五十几岁，胖大个子，老虎脸，老鼠眼睛。因为他最会伪装，经常笑嘻嘻的，惯用小恩小惠拉拢人，所以大家替他安上一个绰号：“笑老虎”。季晚和四十几岁，瘦长个子，山羊脸，沉默寡言，病多，笑容少，大家替他安上一个绰号：“土皮蛇”。

“单靠做生意，是鱼口里的水，有时吃进，有时又吐出；买点田地，就稳当些哪，还可以向佃户加租，至少合得分半到二分多的利息。”有一天，季昌志向晚和说。两下商量一阵，拿起算盘，很精细地敲打一番，都认为对。晚和觉得昌志比自己想事周到些，不但连声道好，而且从此言听计从，更加信服他。

平江的流行话“有钱要有人”。昌志和晚和两兄弟，虽是没有读过很多书的旧式商人，却懂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宗法理论。现在，虽则“财运好”，无奈“子星艰”。这是他们经常谈论的一件大事：

“怎么办呢？从外姓带一个养子进来吗？不能上谱。从外房承继一个侄子进来吗？怕身后被别人分家产。”昌志同晚和一样的意见。

“你也讨个小吧！生了男孩，如果有两个承继一个给我，若是一个就双<sup>①</sup>。”季昌志笑咪咪地对晚和说。

“对！不过，讨小是容易，就怕同你讨勤大嫂一样尽生女孩。”季晚和同意哥哥的意见。“西城善慧庵观音菩萨很灵，同到那里去许个愿，问个卦，好不好？”

“好呀。”季昌志欣然答应一声：“暖！听说北街刘再温顶会算八字看相，同去找他谈一谈。假如有子星旺的女子，你讨一个，我也想再讨一个，看她生不生男孩。”

过了一个时期。

---

<sup>①</sup> 一个儿子承继两房，即每房半个，叫“双”。这是清朝法律规定的。

“晚老，西街童老板家里，有一个丫头叫童少英，十六岁，照我算，她的八字子星旺。如果你相信，我可以去试探一下童老板的口气要卖多少钱。”刘再温特地跑到东街全义生季晚和那里答复他，以童少英八字如何好这一套神话，滔滔不绝地劝晚和把她娶来。

其实，少英并不姓童而姓王，原是绸缎店老板童紫云的佃户王老三的女儿。王老三住在西门外，种了童家一辈子的田，也贫苦一辈子。挨到四十岁，才娶一个老婆，生下这个女儿。刚刚把她养到十二岁，正可以帮他在家里种菜、上街卖菜的时候，自己就死了。老婆也生病，连本加利，欠上童老板七十串钱的债，才将少英卖给童家做丫头。经过邻居从中求情，仅找得三十串钱，合成一百串整数的身价。从此改姓童。

现经刘再温说媒，童老板定要六百串钱的身价。因季晚和看见她虽还长得不错，微嫌她的脚大了些，才减做五百串钱。

季晚和的大老婆吴越华，住在离平江县城五十里的泼头。童少英跟着丈夫另住县城全义生附近的砚泉巷：上下两进，两个三大间，油漆地板，侧面是厢房，算是这东街一所最漂亮的小公馆；而且有长工，有婆妈。可是童少英偏没好逸恶劳的习惯，仍经常自己洗衣服，下厨房。而季晚和虽是店馆出身，因为近几年发了财，也学会了摆架子，骂人：“有福不享，真是自贱。”两口子常为这些事情驳嘴。

就在这年，童少英还只十八岁，季晚和已是四十五岁的人了，生下这个儿子季交恕。

原来季晚和三兄弟，大小六个老婆，都从来没有生过男孩。“你真有福气呀！替我们季家接了代。”季晚和的脾气一下就改变了，满面堆起笑容，勤勤恳恳地亲自替童少英煎药、端饭、抱婴儿，连声称赞她；望着这孩子不断地喊“宝贝”。童少英也同样喜笑颜开地说：“你的福气。”她同一般人的想法一样，以为生了儿子，就可以提高自己的身份，不会再受气。

“晚和！恭喜你！有了‘接代’的啦！”季昌志于交恕出世的那天，很高兴地走进砚泉巷晚和公馆里道贺，接连第二句：“下次生了男孩应该承继给我啦！”

“这当然。”季晚和很痛快地答应他。

“哈哈！那好。”季昌志张开嘴巴笑一声。

“恭喜！贺喜！顶好的八字啦。八个字：丁亥，丁未，丁丑，壬寅，天干三元格，一定会做大官，并且三丁是独财归库，还会发大财。”季交恕出世的这两天，许多算命先生，一伙又一伙走进砚泉巷送“流年”。

照普通惯例，一本流年的酬谢，多则五百，少则一百文，然而晚和这一次不像以前那样吝啬了，至少酬一串，而且比平常也谦逊和气，亲自招待他们，一面倒茶一面问：“会做什么官？有几品<sup>①</sup>啦？”

可是，皇家的命官，谁也不敢乱许愿，算是胡瞎子胆大，唆一声：“这——恐怕有三四品。”

季晚和笑了：“哈哈！托你们的福。”封了四串钱的红赏封给他。

“好便宜的官，一串钱一品！”“哼，做三朝吃鱼翅席，等到六十岁做寿，只好吃虾子。”砚泉巷一带，虽有一些人羡慕，也有一些人在背后这样讥笑。

“老弟，我们都上了年纪，我快六十岁，你也快五十了，就只有这一个男孩，以后你多管些做生意的事情，我多管些家务吧？我们辛辛苦苦赚几个钱，还不都是为后代子孙；不管你的我的，还不都是后人的。”晚和也觉得季昌志这些话说得对。于是两兄弟犹如一鼻孔出气，更加你我不分，视交恕就如掌上珍珠，比什么祖传家宝，还看得重些。

“长高了呀！小乖乖！怎么不胖啦？还要吃好些，穿厚些哟！”

---

<sup>①</sup> 品，即等级，清朝的官阶分九品。

你们要当心！”季昌志抱着交恕开玩笑时，对晚和夫妇总是这样告诫着，因见这孩子是将顶两房的人种，虽长得玲珑俊秀，然而这样瘦，是否能长寿永年为季家承宗接代呢？这不但昌志，就是晚和自己，也常为此而担心；究竟少英是年轻妇人，不在乎。

平江县一家最大的中药店景云堂，开设在东街全义生斜对门。老板吴小峰，也是由经商起家的大财主。他的药店，主要做批发，同时也做咀片——零售，无论参、茸、鹿、桂，膏、丹、丸、散，以及其他各种各样贵重补药，无不应有尽有。袁云亭，就是这药店里的有名中医。

“云老！请你看一看！能不能吃鹿茸？”季晚和亲手牵着交恕到景云堂请袁云亭开药单。

袁云亭笑嘻嘻的：“不能，不能，鹿茸性燥，太补了，小孩受不了，只能多吃些带温补的燕窝等类的东西。”一面说一面拉着小孩的手，照例按一下，马上戴上一副铜框子大酒杯一样圆的老花眼镜，拿起笔来，开一张助脾糕的药单。

于是每天除吃助脾糕以外，冰糖蒸燕窝，成为交恕的经常副食品；至于鸡、鸭、鱼、肉、糖、饼等，更是吃个不停。而且他要什么，就给什么，两三岁的小孩，居然夏季着纱服，冬季穿皮衣。

季交恕现已五六岁了，虽然一样瘦，却长得日益活泼。左右邻舍，都称道他是个好孩子。可是，愈大愈顽皮，小小的年纪，就跟着全义生那些年轻店倌和徒弟去妓女家里玩。学会了吃酒，吃水烟，打天九牌，赌双单，经常跑到邻家去偷看男女私生活，并且照样摹仿。所以邻家都讨厌他，咒骂他，不许他邀同他们的小孩一块儿玩。

“少大嫂，看你这位少爷。”住在砚泉巷口魏家祠堂旁边的桂大嫂，一手牵着她哭丧着脸的小女孩，走进砚泉巷晚和公馆里，向少英边喊边说：“把我的孩子咬出血来啦！你看？”她把手一扬，指着那女孩的小嘴唇。

这时，桂大嫂的内心虽很生气，却因她的丈夫胡老贵所开的木行，是专替全义生制红茶箱子的，故敢怒而不敢言，只是半吞半吐，隐隐约约的将邻舍的闲话，述说一些。

“对不起，等他回来我打他，不要哭。”少英拿出一些糖果，和颜悦色地安慰小女孩。在叫“请坐”“吃茶”当中，她从桂大嫂口里听到这些邻舍如何讨厌交怨的情形时候，就惊讶一声：“呀！”面色立刻改变了。

正当天气炎热的同日中午，忽然一阵狂风，墨一般的密云，豆一般的雨点，使气温下降了。然而少英的火气，并没有随着气温而下降。将桂大嫂送出去后，站在门口，就像热锅上的蚂蚁，走来走去，等着儿子回来。恰好这时，野马似的交怨，从外面一蹦一跳地奔回砚泉巷来了。

“来！跪倒！”季交怨刚一跑进大门，童少英就一手抓住他，赏了一顿耳光之后，拿着一根大篾片，叫交怨跪在自己面前，边哭边骂道：“这样不争气，偏要到外面去学坏事情。”将他的衣服脱光，劈劈啪啪地痛打一顿，推出门外，怒吼道：“滚出去！不许回来。”砰！关闭了大门。

少英对儿子虽一向很严，交怨也一向怕她，无奈爸爸娇爱，有所恃而不恐。现在赤身露体，虽是小孩，也懂得有点害羞，躲在大门外淋不到雨水的八字门屋檐下，面向门墙，一直站到爸爸回家来吃晚饭的时候。

雨过天晴，暮色已笼罩了大地。季晚和手里拿着一把蒲扇，从容不迫地由全义生走回来。刚一转弯，瞥见公馆门墙下站着一个人全身光溜溜的背脊和屁股上一条条红痕的小孩，问道：

“喂！你是谁家里的呀？”小孩不作声，仍然紧紧地面靠着墙。晚和猛然用双手拉转他来一看，吃惊道：

“暖哟——我的宝贝！为什么搞得这样？”

“妈妈打，她要我滚。”

晚和一听生气了，双手抱着他，走进大厅，气冲冲地往紫檀木靠椅上一坐，吼道：

“到底犯了什么王法，你打他？”不听完童少英的回答，就像响雷一样地震怒起来：“我这大年纪，才有小孩，五百串钱，讨得起‘小’，五千串、五万串，买不到亲生子，你晓得吗？”一面骂，一面抓着少英的头发，举起拳头乱捶一阵。

童少英本是有志气又有脾气的女人。从被嫁给晚和以来，早就为着做小老婆这件事心里极不舒服，加上晚和性躁口钝，没有什么话说，因而夫妇感情不大好。现在听得丈夫居然说出他从来没有说出过她所忌讳的这个“小”字，不由得不要号啕痛哭起来。可是，虽很伤心哭，却不敢回手打，为的是怕犯法处刚刑。

交恕虽很顽皮，看见母亲挨打与啼哭，也感动了他的小心灵。突然往地下一跪，双手抱着少英，两眼望着晚和，大哭大叫：“爸爸！我听话，你不要打妈妈。”

从此以后少英总是愁眉不展。她想：孩子这样调皮，爸爸这样骄纵，太宽了，怕儿子学坏样；更严些，又怕引起夫妇不和。唯有送进学堂去，绊住他一双脚，免得到处乱跑。

“晚老！交恕这么大了，送去上学好吗？”正当大厅上摆满了鸡、鸭、鱼、肉、包子、粽子、雄黄酒，吃端午饭的时候，少英同晚和商量。晚和仅只点点头，等了一刹那，才答复两个字：“好吧。”

当时，孩子们读书，没有什么寒暑假规例，只是每逢阴历十二月和五月过年过节，各休息一个短时期。童少英乘着端阳节后开学的那一天，将交恕送进离砚泉巷很近的毛家巷药王宫里边的一家蒙馆去上学了。

蒙馆的教书先生，姓童名考卿，是个年约五十来岁，经常离不开一支尺多长旱烟袋的寒酸气十足的瘦长个子。这蒙馆共有十来个学生，大半是十岁左右的，统统读“学而”、“先进”，也有少数读“幼学”的。交恕刚刚六岁，算是最小的，读一本另外的书，名叫《三

字经》，这乃是当时儿童启蒙首先必读之书。

这本《三字经》，从头到尾，虽是三个字一句，好像很简单，然而开头就是讲人性善恶的什么“人之初，性本善……”，后面就是讲历代帝王历史的什么“周武王，始诛纣……”，“对牛弹琴”，当然引不起小孩们的兴趣。不到几天，他就向爸爸季晚和哭诉，不肯去读书。

“我的宝贝乖乖！你去读啊！买鸡蛋糕给你吃，爸爸送你去。”季晚和很耐烦地拿鸡蛋糕劝诱他的小孩。从此，就经常亲自牵着孩子，带着蛋糕，送上药王宫。于是鸡蛋糕，《三字经》，边吃边读，读了就背，背了又读。起初还好，可是后来越读越别扭，因为害怕童先生发脾气，只要背错一句，他就会鼓起眼睛咒骂，或将手上那一支竹杆铜斗的长旱烟袋，随意往孩子们的小脑袋上乱敲。更怕他打屁股。

“来！拿凳来！脱裤！”这就是童先生对付小学生常用的惩罚令。假如一旦下了这样命令，那就不管谁，必须由小孩自己动手拿一张四条腿的板凳，拉开裤子，服服帖帖地爬在凳上，将小屁股露出来，让先生拿着一支两三尺长的竹板子，劈劈啪啪地打一阵。这个，土话叫“吃笋”，又叫“笋炒肉”。交恕年龄虽最小，而吃笋的时候却最多。说也奇怪，不过半年光景，他竟变成了性情孤僻的傻样子，经常不作声，有时无故下泪。仿佛读书是做苦工，药王宫是监牢。

有这么一天，“嗷哟！痛。”季交恕双手抱着腹部摩。童先生以为他当真肚子痛，板起脸孔，手一挥：“好，你先散学回去！”从此，他就经常借故将书匣寄在小贩摊子上，躲到街头巷尾去玩。

晚和同少英，还时常称赞：“好先生！真会教书！你们看，我的孩子好规矩，好听话了，每天散学回家，坐在房子里，不是写字读书，就睡觉啦。”

但当他和她称赞童先生如何会教书，孩子如何守规矩之后不

久，住在砚泉巷隔壁的一位老太婆，将她所听到交恕逃学的情形，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童少英。

腊鼓咚咚，将近过阴历年，快要放学的某一天中午，季交恕正背着一个小小书匣，蚱蜢似的从药王宫一直跳回砚泉巷的大厅门前。

“来——跪倒！”童少英手里拿着一支竹板子，怒吼一声。“你逃学呀！”一手拉着他的耳朵。“跪下。”一直跪到太阳西下，季晚和将要回来吃晚饭的时候，才许他站起来。这一回，少英有所顾忌，故只作了一个雷声大、雨点小的样子，用竹板子在儿子身上轻轻地敲了几下，训斥一番，就完事。然而季交恕还觉得母亲太横蛮无情，不如爸爸疼爱他。

第二天，不知怎的他没有回来吃午饭，也没有回来吃晚饭。于是派人寻找，药王宫、全义生、左邻右舍和大街小巷，到处找不着。“被贩卖人口的骗走了呢，还是落在河里淹死了？”晚和同少英猜到这儿，不约而同地大哭起来。只有一个老办法：赶快到龙王庙去许愿抽签，因龙王是掌管五湖四海的水神；同时，一面派人到各街巷敲铜锣，一面贴招告条子寻找。就这样闹了一个整晚和整天，毕竟从离西城很近一个经常上街卖菜的人家找回来了。从此，童少英再也不敢打他；季晚和还为他聘来一位先生教“家学”。

## 二 孤儿寡妇被人欺

原来季交恕出世的那一年，季昌志也讨了一个小，名叫秀香，也住在离砚泉巷不远的地方。季交恕刚刚三岁时候，他的二弟季柏年出世了，又二年三弟季治平也出了世。

“恭喜你！这该承继一个给我啦！”当季柏年出生的那一天，季昌志更加满脸笑容地走进砚泉巷，要季晚和履行以前的诺言，接着说：“我们还是合伙到乡下去买一幢房子，买些庄田，给交恕他们兄弟。”

当然季晚和心里也暗喜：有儿子给他，就可以承继他的财产，人财两旺，不好吗？毫不迟疑地答复他：“一定。一定给你，脱了乳，就交给你秀大嫂带。”

过后不久，距平江县城十五里地的濯水凌雍雄兄弟有一幢住宅，名叫凌家湾，将要出卖。昌志同晚和坐着布篷轿子去踩看，大小约共百多间，很漂亮。每人一半是够宽的。可是庄田太少，不过瘾。因为价钱贵，买主少，为着卡价贪便宜，经过中人谈来谈去，很久没有成交。料不到近从外面解甲归来的丘军门，看中了这幢房子，很快就说好了价钱，比季家的还价高得多，正在打毛契。于是昌志吓慌了，害怕凌家湾不会改姓季而改姓丘，只好要求凌尚琴出面替他们帮一手。

“你为什么卖凌家湾不先‘尽’过我呀？二十几岁的人，难道不晓得卖业是先要‘尽’亲疏内外的老规例吗？凌家湾还要姓凌，卖给我！”凌尚琴马上把凌雍雄两兄弟叫去训斥一顿。

凌尚琴原有同凌家湾一样大一样漂亮的住宅，可不要再买房子。只因他是这县里顶有钱有势的“土皇帝”、“老太爷”，儿子是江苏候补道台，破落了的堂侄子凌雍雄兄弟，不敢不服从他。丘军门不是在职的提督，也不敢和他抢购。

于是看屋，踩田，打计开，写契等等，像煞有介事似的，全由凌尚琴派自己的管庄和管账的一手包办。昌志和晚和，都没有露头面来，契上写的也是卖与本房叔凌尚琴父子管业。此时，季家两兄弟，虽如愿以偿地买到凌家湾，可是出了比以前不愿出的高价，还不能马上改写姓季的契据。

现在季昌志的姨太太刘秀香生下一个男孩，取名暑生。

“哈哈！晚和！哈哈！秀香真有福气！你有儿，我也有儿，有了‘亲嫡脉’该不绝代呀！哈哈！要是像勤秀，尽生一些赔钱货，那就气煞我啦。”季昌志于暑生出世后，走至砚泉巷，喜出望外地向晚和表示很得意，把秀香夸一阵。

“恭喜你！”季晚和仍是貌似老实，幽默地说：“暑生命好，柏年没福气。”

此时童少英站在旁边，没听懂他们两兄弟的内心矛盾，天真地跟着喊一声：“恭喜你！多添一个儿子啦。”

季昌志本着他一贯的伪善面孔，苦笑一下，掉转话头，给晚和一颗定心丸，道：“你身体不健康，好好疗养；店里的事，我可多管些。我们兄弟，分什么彼此，儿、侄都一样。”

光阴似车轮一样快地转过去，晚和的病体，一天重过一天，正当甲午中日战争的那年夏季，季交恕刚刚七岁时，他去世了。季昌志也假惺惺地哭了一场，在砚泉巷主持丧事好几天。

“可怜！你年轻守寡，儿子小，住在县城内不合适，可同我家里一起搬到乡下凌家湾去住，同勤大嫂秀大嫂在一块，好关照些。”就在这年冬季，季昌志带着秀香走进砚泉巷劝慰少英道。“不要哭，保你们母子吃用不愁，明年延聘一个博学秀才来教交恕读书，有好的田地，同你们买些进来……。”

这时，童少英心里正像一团乱麻，很伤心夫死子幼无依靠，也想着自己年轻，怕将来又会受苦，听到昌志这一番话，觉得伯伯这样关怀她，真好。扯起白孝服的下角拭一阵眼泪，扁一下嘴答谢他：

“好，一切由你家长，交恕兄弟全靠你伯伯照顾！他们长大了，会报答你的。”随即反问两句：“何时搬？凌家湾不是已经卖给老太爷吗？”

“过年就搬。老太爷租给我的。”季昌志这样哄骗着少英。

凌家湾的正中和东西两边的青石大门框，都刻有很精致的贴了黄金的浮雕。由正大门进去是三层大正厅，东西两边，各有两层大横厅。童少英带着三个孩子，移住在最后那一层的东横厅。这是须要经过一条长巷向东走再拐一个弯的五大间，还有一排厢房，虽还雅致，但很偏僻。因为寡妇是“未亡人”，偏僻些就不容易接近

男人。尤其在做过官或有钱的所谓大户人家，这种规矩就更严。白门帘，白椅搭，灵堂上挂满了祭帐和挽联，静悄悄的好像一所庵庙。幸亏延聘了一位教书的老秀才锺莲舫带着老婆靖干娘一起住在这东横厅，算是有个女伴。小孩们，总是喜欢在外面玩。童少英，就只眼泪汪汪地在家里做做针线，扫扫灵堂，带着老妈子在横厅后面的园子内种种菜蔬，养养鸡，不说话，不出门。这是年轻妇女“守寡”的普通例规。

季昌志家里，虽则自己人口少，但加上管账、管庄、巡更、看门、煮饭、采买、轿夫、长工、跟班、老妈子等，合起拢来，共有十多个人，都住在凌家湾的正屋和西边。“富在深山有远亲”，县城里的朋友和其他地方的亲族，往来不休，不仅不显得寂寞，而且饮酒猜拳，打麻将，也还相当热闹。同住在一所房子，东西两边一对照，俨然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每天二十四小时，季交恕除吃饭睡觉也稍稍读一点书之外，总喜欢在这热闹世界里边混日子。他在县城，还只会打老牌天九，而现在学会了新兴的东西——麻将，居然不分长幼地同那些红男绿女，坐在桌子上一块儿大喊“碰”“和”。输了钱，可照例向账房先生那里去取用。因为他家里用钱，都是要经过季昌志的账房的。

“凌老太爷把凌家湾出卖给我们季老板，是真的吗？”搬家后不久，季昌志的长工们，探问跟班方曙。

“真的，就是前几天，在全义生写契的。”跟班方曙很确切地答复他们，于是大家才相信。因为方曙是跟着季昌志在县城全义生和濯水凌家湾两方常来常往的。

从此，季昌志年年置买庄田，已由平江县里的上等富商，成为这濯水地方的头一名大财主了。契上写的连凌家湾一起，统统是“季昌志父子管业”。只有一契是写“季交恕兄弟管业”的，庄名董家源，就在凌家湾很近的地方。同样有一所佃户住的大庄屋，很多山场，二十来口塘池，两座大堰，二百担租。

在东横厅教书的钟莲舫，原是濯水这地方的一个穷秀才，年约六十岁左右，长于口才，会写一手柳字，凡地方上做忧丧喜庆的写对联，打官司的写状纸，买卖和租佃田地的中人，都少不了他。因为钟家是旺族，他在地方上熟人多，有面子，所以季昌志对钟莲舫很尊重，不像对待其他穷人那样。

“昌老！令侄交怨这么大了，我同他做个媒好不好？”钟莲舫笑嘻嘻地探问季昌志的口气。

“好呀！只要有合适的。”

“舍间江背屋钟祥凡的女儿，名叫桓英，长得不错，脚也缠得小，今年十二岁，比交怨大些，正合适。”因当时一般习惯，都喜欢女方比男方大几岁，好早些生孩子接代，脚小才算漂亮，所以钟莲舫说正合适。

“啊哟！你们钟府上是做官的仕宦之家，我们做买卖的，恐怕高攀不上吧？”季昌志谦让一番。过后，经少英同意由钟莲舫做媒，出八字，下定，——订了婚。

从彼此相距不远的凌家湾和江背屋成为门当户对的亲家以后，濯水地方上的形势，起了变化——一切公事，不但要问过钟家，还要问过季家。钟莲舫在地方上的地位也就因而更高了。季昌志觉得凌家湾的房子虽然漂亮些，可是江背屋门前挂的官衔匾是“进士第”，自不免相形见绌。

恰巧，湖北遭水灾，两湖总督张之洞奏请开捐助赈，季昌志不惜重金捐了一个知府衔。小孩暑生，也捐一个同知衔，替他的生母刘秀香请了诰封。当时在最没有社会地位的妇女当中，特别做姨太太的地位更低，姨太太生的儿子，叫“庶子”，也不能同太太所生的“嫡子”平等看待。除非姨太太的儿子做了官，她才可以当上“老太太”或“太夫人”。现在，季暑生捐了官，请了封，刘秀香也就香起来了。设筵请客的那一天，穿上绣有鸟儿的女制服——霞帔，自然很威风。大家都改口叫她“秀太太”。

童少英因为不甘做妾，虽则有吃有穿，从没有冲淡过她心里的愤愤不平之气。而这一回，却受了秀太太的影响，也想替儿子季交恕捐一个官，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昌伯！交恕这么大了，何不也替他捐一个官？”恰逢季昌志从县里回来，坐在秀香房子内的藤椅上，兴高采烈地与大家畅谈季暑生现在捐官，将来可出外候补等事情时候，童少英乘此机会这么说几句。

“嘿！嘿嘿！”季昌志冷笑一声，房子内的愉快气氛，忽然消逝了。过了一阵，他才假装笑眯眯的神气，答复童少英：“正因交恕已经这么大了，十来岁的人，只要发奋读书过考，将会进学，中举，会进，点翰林，有官做的，不要再花空钱。暑生不同，年纪小些，离过考的时候还很远，难等。”

因此，童少英静默默地坐一阵也就走了，可是她心内很不舒服：为什么你的儿子小几岁，可以捐官，我的儿子大几岁，反不可以捐官呢？明明是做伯伯的有偏心，不公道。

过后不久，童少英才想到：我有三个儿子，读书、收亲<sup>①</sup>，都要钱用，而自己又没有财权，不是办法。同时，又记起季昌志曾几次说过：近来买卖不大好做了，赔本的时候多。假如再赔本怎么办呢？只有多买点田地稳当些。

“昌伯！我想请你再买些田给交恕兄弟，好吗？”有一天，季昌志坐着三名夫轿子，从县城里回到了凌家湾，童少英领着季交恕，一手牵着季柏年，一手抱着季治平，走进刘秀香的房子里，向伯伯问安，同时把平素盘算很久的话说出来了。

此时，季昌志刚刚吃过晚饭，坐在长形的藤编的睡椅上，拿着挂在怀里的金链子上边的金牙签，歪着脑袋插牙缝。

“唔！”这只从来不发脾气的笑老虎季昌志，唔了一声之后，面

---

<sup>①</sup> 收亲，即结婚。

带红色，鼓起一双细溜溜的鼠眼，把跷在左腿上的一只肥右腿，很沉重地放下来，往地板上一踏，砰然一声，作一个威吓的姿势，反问道：

“我不是早就帮你置买了董家源的庄田吗？还有钱在哪里呀？”随即把身子往睡藤椅上一倒，两腿一伸。

童少英愕然，半天没有说话，她想着：晚和在世，不说过共有十几万吗？还有盐票<sup>①</sup>、股份、店。虽然数目和店名弄不清，然而为数决不止董家源这两百担租；凌家湾原是约定两家合伙买的，难道晚和死了，老太爷只卖给你季昌志一个人！这时候，她开始有些怀疑，愁眉蹙额地望一下自己的三个孩子，掉下泪来。过一会儿，才又轻声地复问季昌志这么一句：

“还有店股和盐票哩？”

季昌志一惊，坐起来，两只鼠眼珠，望着地板，光溜溜地旋转，约莫过了几分钟，才答复她：

“唔！店股子？我不是对你说过吗？近来生意难做，赔本。晚和去世，开堂设奠，念经做道场，连泼头几处家用，不要钱的呀？”

“盐票咧？”童少英也不示弱，紧接着又问一句。季昌志仍是把两只眼睛朝着地板，半吞半吐地答复道：

“盐生意也不大好，坏了盐船。”可是说不出哪些生意不好、赔本，坏过什么盐船，停了一下，才又断断续续的：“本——钱——，本钱是向老太爷借的，要还他，加上利息不少。”脸一红，很不自在的神气。

此时，童少英的嘴唇正在微微地颤动，打算再问。坐在笑老虎旁边的秀太太，突然插上一句不相干的话岔开她：

---

<sup>①</sup> 盐票制度，起自咸丰年间，曾国藩为了筹军饷反太平天国设立的。办法是：不论谁到产地运盐，须向政府注册购盐票。每张票分五百引，每引分若干斤，而且划分了引岸。例如湘岸的盐票，就只许运销湖南，名曰官盐，利润最大。拥有盐票的人，可以持票自运，也可以将盐票出租别人去运。

“少婶子，钟先生说要替交恕做一个大书柜，我明天就叫账房先生去做一个吧？”她故意将这些话头打断之后，一手把少英拉起身来，用调解的姿势，劝她走开：“孩子们快要睡觉了，把他们带回去吧？以后再讲，昌老和晚老是兄弟，一家人，他会关照你们母子的，你可不愁没穿吃，宽心些。”

少英也就吞声忍气走开了，好似一个谜，终究猜不着，想不通。开始是年轻经验少，不懂得私有社会人心险诈的幼稚想法：昌伯口里，向来很仁义，对我们母子也很好，并且他与晚老是几十年在一起合伙做生意的好兄弟，难道会没良心吗？不会。后来，便是一般大家庭间相互利己的嫉妒想法：难道昌伯有偏心，想把晚老份内的家财，秘密交给泼头吴越华不成？最后，才想到：做买卖赚钱或赔本，总会有账簿的，到底赔了多少呢？真不晓得昌伯的葫芦里，装的是什麼药。

从此，童少英虽然年轻，阅历少，经过这两年的亲身经验，慢慢地看出些季昌志的假仁假义与小惠小恩，由感激、信赖，逐渐变成失望、怀疑和不满。她的脑子里经常这样踌躇：夫死子幼，而自己又是最没有地位的小老婆，生在这炎凉世界，假如不依靠这有钱有势的昌伯伯照顾，寡妇孤儿，恐怕受人欺侮，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季昌志也从此看出她这些不满的表情。

“少婶子！交恕长大了就会收亲啦！将来三个媳妇，生孙子，你好享福。不过，人多房子少，东横厅住不下，还不早些打主意？”在季昌志指使下的秀太太，几次向童少英示意，要她搬出凌家湾，最后更露骨地说：“搬家费用，可算我们的！”

童少英一听，心内虽很愕然，也很气愤：搬！可是一转念：单兵独马，搬往哪里去呢？便整天整晚地左思右想，就像蚂蚁呆在热锅上，感觉这日子实在难过。

“昌伯！我想请你买一所住宅，小孩多，免得在这里吵闹你们。”过了一个时期，童少英单刀直入地向季昌志这样说。